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

东西晋演义

下

[明] 杨尔曾 著



华夏出版社
HUAXIA PUBLISHING HOUSE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

东西晋演义

下

[明] 杨尔曾 著



华夏出版社
HUAXIA PUBLISHING HOUSE

东晋卷之三

起自东晋康帝壬寅八年，止于东晋穆帝丙辰十二年，首尾共十五年事实。

成帝崩立琅邪王

康帝壬寅，八年（赵建武八年），正月朔，日食。豫州刺史庾怿与江州刺史王允之有隙，会允之回朝，因过豫州，怪以毒酒送王允之，允之觉其毒，以其酒与犬，饮即毙。允之即归朝，密奏其过恶，成帝怒曰：“大舅已乱天下，小舅复欲尔耶！”怿使人窃听闻之，恐帝加罪，乃自鸩而卒。六月，成帝不豫^①。时帝有二子，丕、奕，皆在襁褓。帝自幼冲^②嗣位，既长颇有勤俭之意。至是疾笃，或诈为尚书符敕宫门，无得内入。宰相庾冰、何充等入内视疾，至宫见此符敕，皆不敢入。庾冰曰：“此必诈也。”急遣人先入，推问果然。众僚始入卧前，庾冰问曰：“陛下龙体若何？”帝曰：“朕想旦日必归，正欲召卿托以后事。朕今崩后，丕、奕幼冲，难以临朝，欲遗诏，诏太后垂帘，卿宜尽心辅政，休负朕言。”冰半晌未答，自思帝二子皆在襁褓，恐上易世之后，亲属愈疏，为人所间。乃对曰：“目今石氏在赵，甚是猖狂，李寿居蜀，屡怀不仁，天下未安，西海纷纭，若立幼冲，恐非社稷之计。先圣有云：‘国有强敌，宜立长君。’今陛下之弟琅邪王岳，有仁德之风，不若立其为嗣，天下万幸也。”帝曰：“卿言至当。”何充曰：“父子相传，先王旧典，且今将如孺子何！”于是帝诏冰、充并武陵王晞、会稽王昱、尚书令诸葛恢，并受顾命而崩。冰代为举哀发丧，立帝同母弟琅邪王岳为康帝，改号建元。

孝康皇帝名岳字世同，乃成帝同母弟也。初，封琅邪王，在位二年。

① 豫——欢快。

② 冲——幼小。

岳既即皇帝大位，谅阴^①不言，委政于冰、充二人，而谓曰：“朕嗣洪业，乃二公之举也！”充对曰：“陛下龙飞，臣冰之力也；若如臣议，不睹升平之世。”帝觉惭色，退归后宫。帝时年二十二，颇留心万机，务在简约。雄武之度，虽有愧于前王；勤俭之德，足追踪于往烈矣。何充出朝，谓庾冰曰：“公劝先帝嗣康帝，果应郭璞之谶云。”冰曰：“郭璞云何？”充曰：“先璞有言曰：‘立始之际，丘山倾立。’立者，建也，始者，元也，丘山，主上讳也！然倾者恐不吉。”冰遽然^②叹曰：“如有吉凶，岂改易所能救乎！君可勿露。”二人言罢而散。七月，康帝封成帝子丕为琅邪王，奕为东海王。就葬成帝于兴平陵，康帝自徒行送丧至闾阖门，始坐素舆，既葬毕，方自归宫。

十月，燕王皝乃领百官带家属迁都于龙城，时有黑龙、白龙各一，见于龙山。近侍奏知燕王，既皝亲率群臣观之，备仪以太牢祀之于山下，须臾二龙交首嬉翔，解角而去。皝大悦归宫，号新宫曰“和龙宫”。又命建造佛寺于山上，名曰“龙翔寺”。赐大臣子弟为官，又立东庠于旧宫，以行乡饮之礼。皝常亲临东庠考试学生，其有经通秀异者，擢充近侍。是岁，始不用晋年号，自称十二年。

慕容皝击高句丽

时高句丽犯境。慕容翰言于燕主皝曰：“宇文屡为国患，今逸豆归篡窃得国，群情不附，加之庸暗，将用非才，国无防卫，军无部伍。臣久在其国，悉其地形，今若击之，百举百克。然高句丽去国密迩^③，必乘虚掩吾不备。此心腹之患也，宜先除之，还取宇文，如反手耳。二国既平，利尽东海，国富兵强，无返顾之忧，然后中原可图也。”皝大喜曰：“卿谋至善。然高句丽有二道，北道平阔，南道险狭，从何可往？”众将曰：“宜从北道。”翰曰：“不可。虏必重北而轻南，宜率锐兵从南道击之，出其不意，丸都不足

① 谅阴——皇帝居丧。

② 遽然(jù)——突然。

③ 迩——近。

定也。别遣偏将出北道，纵有蹉跌，其腹心已溃，四肢无能为也。”皝从之。自将精兵四万出南道，以翰及慕容霸为前锋。别遣长史王寓等，将兵一万五千，出北道以伐高句丽。其主王钊闻知燕兵犯境，果遣弟武率精兵五万拒北道，自率羸兵五万备南道。时慕容翰已先至，与钊合战，未分胜负。燕王慕容皝大兵继至，高句丽兵不敢交锋，望风而溃，因此大败。翰、霸诸将乘胜，兵不血刃，直入丸都。高句丽王钊单骑走遁山谷。燕王皝入丸都城，获其主王钊母、妻，使人去探北道之兵，回报王寓与王武战于北道，尽皆败没，武今勒兵还救丸都。皝大惊，命诸军休追王钊，使人去招其降。钊不出，皝欲穷追获钊。韩寿言曰：“高句丽之地，不可戍守，今其主亡民散，潜伏山谷，大军既去，必复纠集，收其余烬，犹足为患。不若发其墓，取其父尸，及生母妻子而归，俟其束身来降，然后返之，抚以恩信，策之上也。”皝从之。使人发钊父墓取其尸，及母妻子载归。又虏其男女五万余口，毁丸都城，振旅而还国矣。

十二月，晋康帝立皇后褚氏，就遣使征后父豫章太守褚裒为侍中，裒以后父不愿居任事，康帝除江州刺史命镇半州，裒始就镇。

却说赵王虎无道，苦虐晋民，做台观四十余所于邺，又营长安、洛阳二宫，工作者四十余万人。又敕境内治南伐、西讨、东征之计，皆三五^①发卒，造甲者五十余万人，船夫十七万人。公侯、牧宰，竞营私利，因是百姓失业。贝丘人李弘，因众怨，欲谋作乱，事发被虎诛之，连坐者数千家矣。时近侍奏：“济南平陵城北石虎忽一夕移于城东南，有狼狐千余迹随之，迹皆成蹊。”赵王虎喜曰：“石虎者，朕也。自西北徙而东南，天意欲使朕平荡江南也。”于是虎敕诸州兵“明年悉集，朕当亲董六师，以奉天命。”群臣皆贺，上《皇德颂》者，一百单七人。因制：“征士五人，出车一乘、牛二头、米十五斛、绢十匹，不办者斩。”民皆鬻子以供，犹不能给，自经^②于道树，死者相望。

① 三五——十五岁，指年轻人。

② 自经——自缢。

拟深源如管葛

癸卯，康皇帝建元元年（赵建武九年），二月，高句丽王钊见燕军退，复还丸都。备礼朝贡于燕，燕王皝大悦，抚以善语，还其父尸，留其母为质，命其归丸都，永为高句丽主。钊拜谢而去，其母后数年亦还之。

七月，晋康帝设朝，诏群臣议经略中原，会庾翼遣人上表，遣梁州刺史桓宣伐赵，帝许之。却说翼在武昌，数有妖怪，欲移镇乐乡。王述闻知，使人与庾冰笺。笺曰：

乐乡去武昌千有余里，数万之众一旦移徙，兴立门壁，公私劳扰。又江州当溯流数千，供给力役增倍。且武昌实江东镇戍之中，非但捍御上流而已。缓急赴告，骏奔不难。若移乐乡，远徙西陲，一朝江州有虞^①，不相接救。方岳重将，固当居要害之地，为内外形势，使窥觐之心不知所向。昔秦忌“亡胡”之讖，卒为刘、项之资；周恶桀弧^②之谣，而成褒姒之乱。是以达人君子，直道而行，禳避之道，皆所不取。且当择人事之胜理，社稷之长计耳。

冰得述笺，转付庾翼，移镇之事乃止。翼为人沉毅，喜功名，不尚浮华。

琅邪内史桓温字元子，彝之子也。尚南康长公主，豪爽有风概，初生未期岁，太原温峤见之曰：“此儿有奇骨，可试使啼。”及闻其声，而贺彝曰：“真英物也！此郎必大贵，吾等不及也。”彝以其赏叹，名之曰温。温峤曰：“果尔，后将易吾姓也。”后温长成豪爽，姿貌奇伟，面有七星。少与沛国刘惔善，惔尝称之曰：“温眼如紫石棱，须作猬毛磔，孙仲谋、晋宣王之流亚也。”自此知名，袭父爵为琅邪内史，与庾翼甚善。翼上疏荐温于康帝曰：“温有英雄之才，愿陛下勿以常吏遇之，宜寄以方、召^③之任，必有弘济艰难之勋也。”帝纳之，以温为荆州刺史。

时杜乂、殷浩并才名冠世，翼独弗之重也，左右或问之，翼曰：“此辈

① 虞——不测。

② 桀(yǎn)弧——山桑所制的弓。周宣王时有童谣曰：桀弧箕服，实亡周国。

③ 方、召——辅佐周宣王中兴的大臣方叔、召虎。

宜束之高阁，俟天下太平，然后徐议其任耳。”朝廷知浩，数下征书，浩累辞不就。屏居十年，时人拟之管、葛。谢尚、王濛尝伺其出处，以卜江左兴亡，尝相与省之，知浩有确然之志，既退，相谓曰：“深源不起，当如苍生何！”当翼请浩为司马，朝廷诏除为侍中、安西军司，浩不应。翼使人遗浩书曰：

王夷甫立名非真，虽云谈道，实长华竞。明德君子，遇会处际，宁可然乎？

浩犹不起。

浩父羨为长沙相，在郡贪残，庾冰与翼书属之。翼报书曰：

殷君骄豪，亦似由有佳儿，弟故小令物情容之。大较江东之政，以姬煦^①豪强，常为民蠹^②，时有行法，辄施之寒劣。如往年偷石头仓米数百万斛，皆是豪将军辈，而杀仓督监以塞责。山遐为余姚长，为官出豪强所藏二千户，而众共驱之，令不得安席。虽皆前宰愍谬，江东事去，实此之由。兄弟不幸，横陷此内，不能拔足于风尘之外，当共明目而治之。荆州所统二十余郡，唯长沙最恶，恶而不黜，与杀督监者又何异哉！

时翼以灭胡取蜀为己任，亦遣使约燕凉克期大举。康帝集群臣商榷，朝议多以为难，唯冰意与之同，而桓温、谯王无忌二人，皆赞成之。至是帝诏翼经略中原。翼欲悉众北伐，表桓宣督诸军于丹水，桓温为前锋小督，率众入临淮，并发所统六州奴及车骡驴马，因此百姓嗟怨。

八月，却说庾翼欲移镇襄阳，恐朝廷不许，乃遣使奏移镇安陆。帝使人譬止之。翼勿听，违诏北行，至夏口，复表求镇襄阳。时翼有众四万，康帝以庾翼都督征讨诸军事，遣兵出镇武昌，以为继援。征何充辅政，又征褚裒为卫将军，领中书令。唯充应命，而裒以近戚畏嫌，寻复督充镇金城。

甲辰，二年（赵建武十年，汉主李势太和元年），正月，赵王虎享群臣于太武殿，有白雁百余只，集马道之南，时诸州贡集者百余万欲南侵。太史令赵览奏曰：“白雁集庭，宫室将空之象，不宜南行。”虎乃临宣武观，大阅而罢兵。

① 姬煦——生养抚育。

② 蠹(dù)——原指咬器物的虫子，引申指坏人。

燕王击灭宇文部

却说燕王皝与左司马高诩，谋伐宇文逸豆归。诩曰：“伐之必克，然不利为将。”皝即召集诸将，率兵起行。诩出告人曰：“吾此往，必不能返，然忠臣不避也。”于是率兵与慕容翰为前锋，长驱而进。宇文逸豆归闻知燕王率众犯境，即遣南罗大涉夜干将兵二万迎战。皝素闻涉夜干之勇名，犹自失色，谓兄翰曰：“涉夜干勇冠三军，不可轻敌，宜小避之。”翰曰：“涉夜干素有勇名，一国所赖，今吾克之，其国不攻自溃矣。然吾熟知其人，虽有虚名，实易敌耳，不宜避之，以挫吾兵锐气。”皝曰：“既如此，兄可与战。”于是翰与高诩等驱兵出战。涉夜干亦挥军出阵，两下交战。涉夜干持枪跃马，出阵搦战。慕容翰同高诩各舞刀迎战，未十合，涉夜干佯输而走。高诩拍马追赶，不过三十步，被涉夜干伏流弩于阵内，一时俱发，诩中流矢而退，翰亦中其流矢而退还阵。涉夜干随后追杀入燕阵，被翰躲过一傍，涉夜干马急，抢先至中，被翰提刀斩之，尸横落马。宇文士卒见涉夜干已死，不战而溃。燕兵大胜逐之，遂克其都城。逸豆归走，死于漠北，宇文氏由此散亡。皝徙其部众于昌黎，得地千余里。高诩因先中流矢，至是而卒。燕王皝有胜伤悼，命厚殓葬之。诩善天文，皝尝谓曰：“卿有佳书而不见与，何以为忠。”诩曰：“臣闻人君执要，人臣执职。执要者逸，执职者劳。是以后稷播谷，尧不与焉。占候天文，晨夜甚苦，非至尊之所宜亲，殿下将安用之。”皝默然。皝灭宇文氏，振旅还都。

时荧惑守房心，赵太子宣怒领军王朗，会荧惑守房心，使太史令赵揽诉于赵王虎曰：“今荧惑为怪，宜以贵臣王姓者当之，可禳国家之患。”虎曰：“谁可者？”揽曰：“无有贵于王领军。”虎曰：“次更谁可？”揽无以对。虎因曰：“唯王波耳！”即下诏追罪波前议楛矢事，腰斩王波。群臣奏其无罪，虎悯之，追赠司空。

孝宗穆帝即龙位

却说桓宣率众五万伐赵，军至丹水，赵王虎遣将李罟，以兵三万拒之。次日交战，桓宣为罟所败而退，惭愤而卒。庾翼闻宣已死，恐诸军亡散，急遣其子庾方之去代领宣兵而屯之。因此两下相持，坚守不战。

九月，康帝疾笃，召集诸大臣入宫，议立后嗣。庾冰、庾翼欲立会稽王昱为嗣，何充建议立皇子聃为皇太子，帝从之，乃立子聃为皇太子。康帝崩，年二十三岁。何充等代为丧事毕，奉太子聃即大位。聃年方二岁，尊皇后褚氏为皇太后，请皇太后临朝称制；加何充为侍中、录尚书事，总摄朝政。由是庾冰、庾翼深恨何充。却说充荐后父褚裒宜总朝政，裒固辞，请居藩镇。于是改调裒都督徐、兖，使镇京口。尚书奏裒见太后在公庭则如臣礼，在私室则严父。后从之。时皇太后设白纱帐于太极殿，抱穆帝垂帘。孝宗穆皇帝名聃字彭子，康帝之子也。在位十七年，寿十九岁而崩。

十月，荆江都督庾冰卒，庾翼闻兄冰已死，乃留子方之戍襄阳，自还镇夏口。朝廷诏翼复督江州。翼既督江州，缮修军器，大佃积谷，以图后举伐赵。

乙巳，孝宗穆皇帝永和元年（赵建武十一年，燕十二年），正月，赵王虎发诸州四十余万人，治长安未央宫，造猎车千乘，克期校猎。自灵昌津南至荥阳，数千里为猎场，若人犯其禽兽者，罪至死。虎又增置女官二十四等，大发民女三万余人以配之。由是郡县媚其旨，务择美淑之女，因是夺人妇者九千余人。百姓妻有美色，豪势遂胁之，卒多自杀，十州军民俱有怨声。石宣及诸公，又私令采发美女，亦有一万余人，总会邺宫。虎与百官共阅简第诸女，虎大悦，封使者十二人，皆为列侯。光禄大夫逯明切谏曰：“内作色荒，外作禽荒，酣酒嗜音，峻宇雕墙，有一于此，未或不亡。今天下未定，而大王淫乐若此，犯先圣之模范，恐非国家之久计也。”季龙大怒，遣龙腾侯招执明杀之。自是朝臣杜口，为禄仕而已。时虎贪而无礼，有十州之地，金帛珠玉及外国珍奇异货，不可胜计，而犹以为不足；又使军人发掘历代帝王及先贤陵寝，取其宝货入内，由然大失民心。

燕罢苑囿给新民

却说燕王皝以牛假贫民，使苑中税其十之八，自有牛者税其七。记室参军封裕谏曰：“古者十一而税，天下之中正也，降及魏、晋，仁政衰薄，犹不取其七八也。今殿下拓地三千里，增民十万户，其无田者，十有三四。是宜悉罢苑囿，以赋新民，无牛者官假之牛，不当更收重税也。今官司猥多，皆宜澄汰；工商末利，宜立常员；学生三年无成，当令为农。参军王宪、大夫刘明近以言忤旨，免官禁锢。长史宋该阿媚苟容，轻诉良士，不忠之甚也。此数事，皆关国家之利害，若明证法律，管取身安，国家可保也。”皝默然，乃即下令悉从其言。仍赐裕钱五万，宣示忠良，欲陈过失者，勿有所讳。

却说皇太后褚氏称制，以会稽王司马昱为抚军大将军、录尚书六条事，又诏征后父褚裒辅政。裒欲卸政归镇，眼前无可托者。当尚书刘遐说之曰：“会稽王昱令德雅望，足下宜以大政授之。”于是裒固辞与昱，而自归藩。昱清虚寡欲，尤善玄言，常以刘惔、王濛、韩伯为谈客，郗超、谢万为掾属。超乃郗鉴之孙也，少卓犖^①不羁，父习愔，简默冲退，而蓄于财，积钱至数千万，常开库任超所取，超散施亲故，一日都尽。谢万乃安之弟也，清旷秀迈，亦有时名。十月，江州都督庾翼病笃，遣人表桓温为荆州刺史，委以后任。及是翼卒，朝廷已知，时朝议以诸庾世在西藩，人情所安，欲从其请，以温代之。何充出曰：“荆楚，国之西门，户口百万，北带强胡，西邻劲蜀。得人则中原可定，失人则社稷可忧，陆抗所谓存则吴存，亡则吴亡者也。岂可以白面少年当之哉！”会稽王昱曰：“桓温英略过人，有文武器干，西夏之任，无出于温者。”当丹阳尹刘惔，亦奇温才，然知其有不臣之志，谓会稽王昱曰：“温不可使居形胜之地，其位号常宜抑之，明公宜自镇上流，以惔为军司，可保社稷无后日之忧。”昱不听，使人以温代翼；又以惔监沔中军，以代庾方之。

① 卓犖(luò)——明显，外露。

汉王杀其弟李广

汉自李寿于癸卯岁卒，群臣立其太子李势为汉王。其时，势弟李广以势无子，求为太弟，势不许。当解思明谏曰：“陛下兄弟不多，若复有所废，将益孤危，固请许之。”势疑其与广有谋，收斩之。袭广于涪城，广遂自杀。思明被收，叹曰：“国之不亡，以我数人在也，今其殆矣！”思明有智略，敢谏诤，素得民心，及其死，士民无不哀之。

却说姚弋仲清俭耿直，不治威仪，言无畏避。赵王石虎甚重之，以为冠军大将军。

丙午，二年（赵建武十二年，汉嘉宁元年，张重华永乐元年），正月，扬州刺史、都乡侯何充卒。充有器局，临朝正色，以社稷为己任，所选用皆以功效，不私亲旧。及卒，朝廷惜之，谥曰文穆。

却说燕王皝率众二万袭夫余，夫余国王玄以兵扼之，被皝用伏军计邀战，虏其王玄以归，灭其国为郡。

三月，后父褚裒表荐顾和、殷浩于朝廷，朝廷诏以和为尚书令，以浩为扬州刺史。和有母丧，固辞不起，亲属劝之起，和谓所亲曰：“古人有释衰经从王事，以其才足干时故也，如和者，正足以亏孝道伤风俗耳。”浩亦固辞，会稽王昱遣人以书与浩曰：

属当厄运，危弊理极。足下沉识淹长，足以经济。若复深存挹退，苟遂本怀，恐天下之事，于此去矣。足下去就，即时之兴废也，国家不易，宜深思之。

浩得是书，乃就职，领扬州刺史。

史说，前凉张轨，安定乌氏人也，汉赵王张耳十七世孙。晋惠帝永宁元年，为凉州刺史，因据之，安帝拜其为凉州牧、西平公。后轨生寔，寔生茂，茂生骏，骏于是年四月卒，僚佐立其子重华为凉州牧、西平公、假凉王。

凉州谢艾破赵兵

却说赵黄门严生恶朱轨，会久雨，因见赵王，谮轨不修道路，谤讪朝政。赵王虎囚之。薄洪谏曰：

陛下德政不修，天降淫雨，七旬乃霁。霁方二日，虽有鬼兵百万，未能去道路之涂潦，而况于人乎！愿止作乐，罢苑囿，出宫女，赦朱轨，以副人望。

虎虽不悦，亦不之罪，为之罢长安、洛阳作役，而竟诛轨。又立私论朝政之法，听吏告其君，奴告其主。公卿以下朝覲以目，不敢相遇谈话。

是时，虎欺凉州张骏卒，重华新立，乃遣将军王擢、麻秋领兵三万，出击凉州。大兵起行，至界，张重华已知，悉发境内兵，使裴恒为将御之，久而不战。当司马张耽上言曰：

国之存亡在兵，兵之胜败在将。今议举将，多推宿旧。夫韩信之举，非旧德也。盖才之所堪，则授之以事。主簿谢艾，兼资文武，可用也。殿下若用，必克赵兵也。

于是重华召艾，问以方略。艾曰：“愿请兵七千人，必破赵而后言。”华拜艾为中坚将军，给步骑五千与行，艾遂引兵出郭。夜有二枭鸣于牙中^①，诸军皆以为凶。艾曰：“六博得枭者胜，今枭鸣牙中，克敌之兆也。汝等何疑！”次日，率众身先出与赵交战，未上十合，大破之。王擢却军二百里。

却说麻秋以一军攻陷金城，获其县令车济，秋招其降，济不从，伏剑而死。又遣人以书致宛城都尉守李矩来降，矩曰：“为人臣，功既不就，唯有死节耳。”先杀妻子而后自刎。秋叹息曰：“义士也！”命人收而葬之。

① 牙中——牙中军，即亲军及卫队。

李奕举兵攻成都

十月，却说汉王势骄淫不恤国事，罕接公卿，信任左右，谗说并进，刑罚苛滥，于是中外离心。太保李奕自晋寿举兵反，众至十万围绕成都。汉王势自率禁兵登城拒战。李奕见势自登城上，亲自披挂至城下，数势之罪，被势拽弓射之，中奕项而死。汉兵见射死奕，乃开城门出击，大败奕众退。自巴西至犍为、梓潼，布满山谷，十余万落，掳掠四野，不可禁制，大为民患，加以饥馑，四境萧条。

桓温率师入伐蜀

十一月，桓温召诸将商议伐汉，诸将佐皆以为不可。唯江夏相袁乔曰：“夫经略大事，固非常情所及，智者了于胸中，不必待众言皆合也。今为天下患，胡、蜀二寇而已。蜀虽险固，比胡为弱，将欲除之，宜先其易者。李势无道，臣民不附，且恃险远，不修战备。宜以精兵万人轻赍疾趋，比其觉之，我已出其险要，可一战擒也。蜀地富饶，户口繁庶，诸葛武侯用之抗衡中原，若得而有之，国家之大利也。”温曰：“论者恐大军既西，胡必窥觐。”乔曰：“此似是而非。胡闻我万里远征，以为内有重兵，必不敢动。纵有侵軼，沿江诸军，足以拒守，必无忧也。”温大悦曰：“君谋乃吾志也。”戒严旦日，不待朝命，拜表即行。委长史范汪以留事。朝廷得表，闻温伐汉，皆以蜀道险远，温众少而深入，多以为忧。唯刘惔以为必克。众问其故，惔曰：“以博^①知之。温，善博者也，不必得则不为。但恐克蜀之后，专制朝廷耳。”众服其论。

① 博——以赌具预卜。

汉主面缚舆梓降

丁未，三年（赵建武十三年），三月，晋兵前望夔关不远。桓温在马上观看，见前面沿江傍山一阵杀气腾起。温勒马不进，言曰：“三军不得前进，前面必有埋伏。”随即把军倒退十余里外地势开阔处摆开，以备战敌，使战马十余骑前去哨探，回报无军。桓温不信，下马登高观望，杀气从地而起。温又使人仔细观望，回报江边只有乱石七八十块堆着，内无军马。桓温大疑，寻土人问之。须臾寻到数人，温问乱石作堆何故？土人告曰：“吾听得老者说，此石乃诸葛丞相入蜀之时，特来此处，运石垒成阵势于沙滩之上，常常气从内起。此处地名鱼腹浦是也。”温听罢，上马引数十骑来看，乱石乃立正于山坡上下，四面八方，皆有门户，其石皆八行，行相去二丈。时诸将皆不识，不识者笑曰：“此惑军之术耳，有何异哉！”唯桓温曰：“此乃八阵图，按常山蛇势，何特陆逊不因此也。”遂引从骑下山坡，直入石阵中观看。看时日且将坠，但见怪石嵯峨似剑，重叠如墙，江涛汹涌，却似战鼓之声。桓温观罢，赞叹不已，引兵直出。史官有诗赞八阵图曰：

孔明施妙用，布阵向沙堤。已许桓温识，先教陆逊迷。江声喧鼓角，山景吐云霓。庙貌今犹在，应须不用疑。

却说温军至青衣县，汉主势闻知大惊，遣将军眭①坚大发兵趋合水以拒之。诸将进计曰：“今晋兵大来，地理必疏，宜设伏兵于江南，待其过半击之，则温成擒矣。”眭坚曰：“桓温能博，彼必料伏，安能破之？不如引兵向犍为，先处以抗之，可保万全。”于是引众向犍为。

温军先至彭模。桓温闻汉以坚为将向犍为，集诸将商议，时诸将议欲分两军，两道俱进，以分汉兵之势。袁乔曰：“不可。今悬军深入，当合势力，以取一战之捷。万一偏败，大事去矣。不如全军而进，弃去釜甑，持三日粮，以示士卒无还之心，胜可必也。”温从之，依计而行，留后军孙盛将羸兵二千守辎重，共步卒二万，直指成都。进遇汉将李权，温大骂：“无端

① 眭(zǎn)——姓。

匹夫！今吾大兵百万，战将千员，已入窠^①穴，为何不降，犹敢抗拒？”权与温将袁乔战，乔佯败而走，权追五里，炮声响，伏兵齐出，权兵大败，望山路而走。桓温催军追赶，三战三捷，汉兵走散。笮^②坚兵至犍为，方知为温军从异道至成都之十里陌矣。笮坚急领兵还，坚众自溃；不敢交锋。汉主势见温军至近，乃悉集将军出战。两下皆至笮^②桥，二军合战。温前锋不利，石矢至及温马首，众惧欲退，而鼓吏惊慌，误鸣进鼓。袁乔拔剑亲督卒，士卒力战十余合，大破之，汉兵溃走，李势勒马走回归。桓温乘胜长驱至成都，纵火烧其城门。汉人惶惧无复斗志。李势知不能拒，集文武舆衬面缚，诣温军门投降。温遂引众入城，差人送汉主势于建康面君。朝廷诏封李势为归义侯。温既克蜀，引汉司空谯献之等以为参佐，举贤旌善，蜀人悦之。温留成都三十日，始振旅还江陵。蜀自李特至势，凡四十六年，至是灭之。

却说晋后垂帘，论平蜀之功，欲以豫章郡封桓温。左丞啁眈言：“温若复平河洛，将何以赏之？”于是乃加温为征西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封临贺郡公。温既灭蜀，威名大振，朝廷惮之。而温自平蜀之后，雄姿丰气，自谓其是宣帝、刘琨之俦。诸将将为王敦之比，温意甚不平，而恨诸将。诸将设一计，使一老妇伪作刘琨妓女，入访桓温，一见温潸然而泣。温问：“汝乃何处妇人，敢来此发悲？”老妇答曰：“吾乃刘司空琨之妾也。昨见郡公游街，甚似刘司空，因来访见，果似无比，令人见鞍思马，睹物伤情，而致泣耳。”温闻老妇说其貌似刘琨，心中大悦，即入内再整衣冠，又呼老妇问曰：“吾与刘司空何如？”老妇曰：“面甚似，恨薄；眼甚似，恨小；须甚似，恨赤；形甚似，恨短；声甚似，恨雌。”温微闷，喝退老妇，于是入内解带，昏然而睡，不怡者数日。

温既灭势，朝廷惮之。晋后亦惮其威，遂问群臣曰：“睹桓温掌握重兵，恐有异志，何以制之？”当会稽王司马昱曰：“今有扬州刺史殷浩，天姿英杰，智识高明，时人号为‘管葛’，天下闻名，朝野推服。陛下降诏，宣其入朝，使之都督内外诸军，参综朝权，足以抗温。”后然之，于是使人以诏，诏扬州刺史殷浩入朝，以浩为中军将军，假节钺，都督中外诸军事，总领六

① 窠(kē)。

② 笮(zuó)——竹篾拧成的绳索。

军。昱引为心膂，参综朝权，欲以抗温，由是与温常相疑贰。浩以王羲之为护军将军，羲之以为内外和协，然后国家可安，劝浩不宜与温构隙，浩不从。

却说赵将麻秋既克金城，率众来攻枹^①罕。晋昌太守郎坦欲弃外城，武城太守张俊^②曰：“弃外城，则动众心，大事去矣，宜固守之。”于是旦夕守御。秋率众八万，围堑数重，云梯地突，百道皆进，城中以死御之，秋众死伤数万，料不能克，退保大夏。郎坦使人求救于凉主张重华，重华遣谢艾率步骑三万，进军临河。艾自乘轺车，戴白帟^③，鸣鼓而行，秋望见，怒曰：“艾年少书生，冠服如此，是轻我也。”即命黑稍龙骧三千人，驰击之。艾左右惊慌大扰！艾据胡床^④，指挥处分，使张瑁以三千人从间道截赵军之后。赵人见艾端坐不动，以为有伏兵，惧不敢进。相持半日，张瑁兵出赵兵之后，赵军忙退，艾乘势进击，大破之。麻秋坚守大夏，不敢轻出，即使人报知赵王虎。虎大怒，即遣将军孙伏都率步骑三万，会秋军马，长驱济河。谢艾埋伏弩手二千于谷左右，日将交战，诈败，伏都与秋追及谷口，弩矢如雨，赵兵稍退，艾身先率精骑杀出，乘退一击，杀得赵兵十去其七，伏都等引残兵退还本境，艾亦屯住别险以持之。赵王虎闻知伏都兵败，叹曰：“吾以偏师定九州，今以九州之力困于枹罕，彼有人焉，未可图也。”有沙门^⑤吴进言于虎曰：“胡运将衰，晋当复兴，大王宜益营建工役，劳苦晋人，以厌其气，方保国昌。”虎从之，下诏使尚书张群发近郡男女九十六万、车十万乘，运土筑华林园及筑长墙于邺北，广长数千里，燃烛而作，暴风大雨，死者数万人。当御史赵揽切谏曰：“今王初迁诣邺，不施仁惠于百姓，而行残虐于万民，营建无益之园墙，大兴有劳之民力，诚恐祸起萧墙之内，徒筑万里之城。”虎大怒曰：“墙朝成夕没，吾无恨矣，汝何多言！”于是不听。

时扬州太守进黄鹄雏五只，颈长一丈，其鸣声闻十里之外，虎命泛之

① 枹(fú)。

② 俊(quǎn)。

③ 帟(qià)——帽子。

④ 胡床——一种可折叠的轻便坐具。

⑤ 沙门——佛教用语，指依照戒律出家修道的人。

于玄武池，以为祥物。又命石宣祈谢于山川，因使其游猎，乘大辂^①、羽葆、华盖，建天子旌旗，十有六军，戎卒十八万，自金明门出，虎自登云霄楼观望，笑曰：“季龙父子如是，自非天崩地陷，世人安能害我？从今高枕而卧，当复何愁，但抱子弄孙日为乐耳！”石宣引戎卒十八万，所过三州十五郡之地，供给以后，资储靡有子遗，宣游过复还朝。虎又命秦公石韬亦如之，乘大辂、羽葆、华盖，建天子旌旗，领六军，戎卒十八万出游。韬辞虎出，引众游于秦雍。宣怒其与己均敌。宦官赵生曰：“殿下要嗣大位，宜早除韬，不然后患继至矣！”宣深然之。

十一月，朝廷闻张重华屡破赵兵，遣侍御史俞归去凉封重华为西平公。归领旨，至凉封公。重华欲称凉王，未肯受诏，使所亲私谓归曰：“主公奕世为晋忠臣，今曾不如鲜卑，何也？”归曰：“吾子^②失言，昔三代之王也，爵之贵者，莫如上公。及周之衰，吴、楚始僭号王，而诸侯不之非，盖以蛮夷畜之也。借使齐、鲁称王，诸侯岂不四面攻之乎！汉高封韩、彭，寻皆诛灭，盖权时之宜，非厚之也。主上以贵公忠贤，故爵以上公任以方任，宠荣极矣，岂鲜卑、夷狄所可比哉！且吾闻之，功有大小，赏有重轻，今贵公始继世而为王，若率河右之众，东平胡羯，修复陵庙，迎天子返洛阳，将何以加之乎？”所亲以归云告重华，重华乃受公封。是时，雍州杨初闻晋封凉西平公，亦遣使人入建康称藩。朝廷君臣议以诏封初雍州刺史、仇池公。杨初自此归晋矣。

石宣谋父不遂诛

戊申，四年（赵建武十四年），八月，赵王虎次子秦公石韬，有宠于虎，常欲立之，以太子宜居长，犹豫未决。宣知虎意欲立韬，乃谓左右杨枹、赵生曰：“今上欲立韬，汝能为我杀韬，吾当以韬国邑分封汝等。韬死，主上必临丧，吾因行大事，蔑^③不济矣。”枹、生诺出，各藏利刃，闻韬出游龙华

① 辂(lù)——古时的一种大车。

② 子——古时对男子的敬称。

③ 蔑——没有。